

黃英哲 陳漱渝 王錫榮 主編

許壽裳遺稿



(第二卷)

許壽裳遺集

(第二卷)

主 編	王	陳	黃
	錫	漱	英
	榮	渝	哲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許壽裳遺稿（第二卷）

主 編 黃英哲 陳漱渝 王錫榮

責任編輯 祝玲鳳 蘇碧銓

裝幀設計 林小平

出版發行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福建教育出版社

地址 福州市夢山路27號

郵 編 350001

印 刷 福州華彩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樓工業小區

郵 編 350012

開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張 48.5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334-5586-6

定 價 280.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寿裳遗稿. 第二卷/黄英哲, 陈漱渝, 王锡荣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34-5586-6

I. ①许… II. ①黄…②陈…③王… III. ①许寿裳
(1883~1948) —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6922 号

本書編委會

顧問
編委

許世瑋

黃英哲

北岡正子

秦賢次

陳子善

邱作健

陳漱渝

施淑

梅家玲

陳福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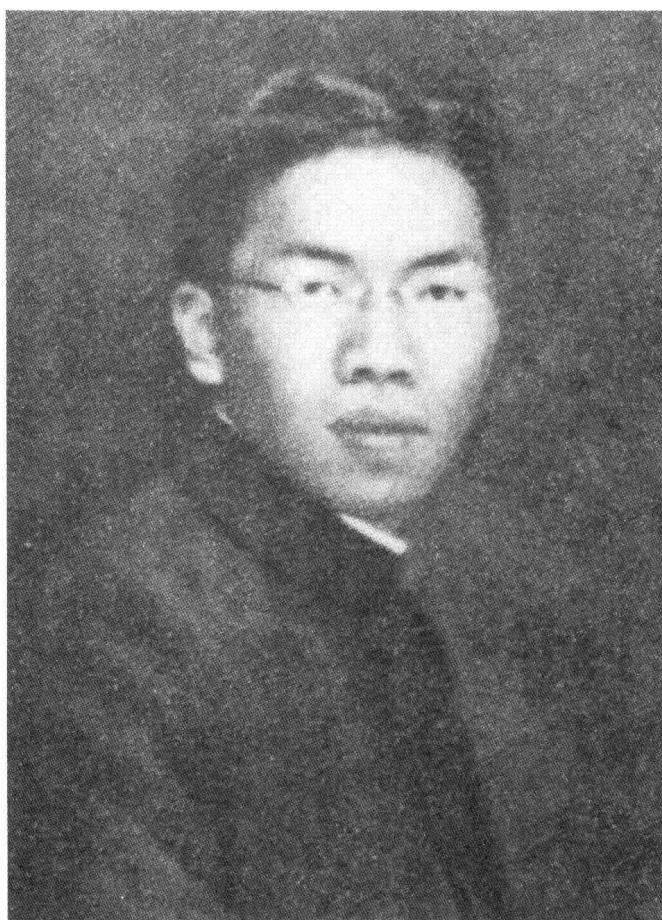
樂融

王錫榮

安部悟

王曉明

李文卿



許壽裳 1909 年

前言

黃英哲 陳漱渝 王錫榮

許壽裳（一八八三—一九四八），字季黻，號上遂，浙江紹興人。我國現代著名教育家、文學家。一八九九年春至一九〇二年夏在杭州求是書院學習。一九〇二年秋以浙江官費派往日本留學，一九〇八年四月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科。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主任、僉事，參事，江西省教育廳廳長，國民政府大學院秘書長等職。先後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廣東中山大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西北臨時大學（後改稱西北聯合大學）、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成都華西協合大學、臺灣大學等校任教。傳記作品有章炳麟、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亡友魯迅印象記、我所認識的魯迅等。這些著作歷版不衰，膾炙人口，顯示出許先生深厚的文學功底和史學功底。此外，許先生還有不少學術論文，如李慈銘秋夢樂府本事攷敦煌秘笈、留真新編序；舊體詩詞和雜文作品，如爭面子、談「每下愈況」。

綜觀許壽裳先生一生，影響最為深遠的工作是於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之邀，出任臺灣省編譯館館長。在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之前，由於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六百萬居民中至少有四百二十萬人使用日語。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文化存而民族存，文化亡而民族亡。」爲了徹底顛覆日本殖民統治者在臺灣推行的「皇民化」政策，將「去中國化」改變爲「去日本化」，許先生面對一大堆社會歷史難題，在他的崗位致力於艱苦的「文化重建」（cultural reconstruction）工作。但是許先生卻絲毫沒有征服者的心態和中華文化沙文主義的優越感。一九四六年他在臺灣省編譯館成立的記者會上公開表示：「臺灣的學術文化，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可以有爲各省模範的資格。（略）過去本省在日本統治下的軍閥侵略主義，當然應該根絕，可是純粹學術性的研究，卻也不能抹殺其價值，我們應該接收下來，加以發揚光大。如果把過去數十

年間日本專門學者從事臺灣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譯和整理，編成一套臺灣研究叢書，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許壽裳對日本人遺留的學術文化遺產，非但不抱有成見，而且在臺灣省編譯館館長任內成立臺灣研究組接收日本的臺灣研究，加以整理編譯，使其成爲此後發展中國的學術研究之有用材料。換言之，他期待將日本人的學術研究『中國化』，將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研究成果透過翻譯，展現出遠大的文化視野。當時編譯館網羅各方人才，有昔日魯迅所創文學團體『未名社』的成員李霽野和准成員李何林、神話研究專家袁珂、臺灣文史專家楊雲萍、中國近代史專家梁嘉彬等人，同時也留用一批日本學者如南洋語及臺灣高山族語專家、前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攷古學、臺灣史前史專家、前臺北師範學校教授國分直一、臺灣的民俗專家池田敏雄等人。正因爲許壽裳具有五四『兼容並包』的開闊心胸，所以才有可能接受日本的學術文化，並大量啟用各種立場的學者，這也是『五四』自由主義精神的體現。

許壽裳關於魯迅的論述有三冊魯迅的思想與生活（楊雲萍編，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一九四七）、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峨嵋出版社，一九四七）、我所認識的魯迅（王士菁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這三本著述已成爲回憶錄中的經典，是『魯學』研究的必備入門書。而這三本著述的大半卻都是在臺灣完成的，而且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與我所認識的魯迅中不少文章皆發表在戰後臺灣的新聞副刊和雜誌上。許壽裳積極地在臺灣書寫魯迅，宣傳魯迅，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與戰後臺灣的文化重建構想有關。他曾在發表於新生報的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一文中呼籲：『我們臺灣也需要有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把已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揚科學，於五四時代的運動目標以外，還要提倡實踐道德，發揚民族主義。』許壽裳意圖透過魯迅傳播，將魯迅思想作爲觸媒，使得過去魯迅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能夠再度在臺灣掀起，以達成戰後臺灣的文化重建目的。

許壽裳在發表於臺灣的魯迅和青年、魯迅的德行、魯迅的精神、魯迅的人格和思想等傳播魯迅的文章中，傳達戰後臺灣最需要的民主、科學、實踐道德、民族主義精神等能夠集中從魯迅身上學習到的訊息，而也因爲許壽裳的魯迅傳播，帶動五四新文學中社會主義文藝精神延伸到臺灣。上述魯迅論述中另一重要信息是呼籲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性。中國國民性改造的必要是自魯迅和許壽裳相識於弘文

書院之後二人共同關心的課題，他們再三討論後，得出一個結論，一致認為中國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言之，即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其最深最的病根是兩次奴於異族，而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中國國民性改造的課題始終是許壽裳的終極關懷，即使到了抗日戰爭勝利後也是一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時，他在日記上又寫下『厚生能泯貧和富，進德端由愛與誠』的字句。對許壽裳而言，掙脫日本異民族統治後的臺灣文化重建和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國民性改造是密切相連的緊急課題。毋庸諱言，許壽裳在風起雲湧的『五四』時代並不是一顆耀眼的星星，但他在臺灣與中國大陸既延續又斷裂的動盪歲月渡臺，努力將『五四』所追求的普世價值體現在臺灣，同時因傳播魯迅，帶動社會主義文藝精神延續到臺灣，影響戰後臺灣文學的發展，其意義將愈來愈清晰地顯現，無論如何評價都不會過高。

凡熟悉許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是有兩位尊師和兩位摯友。『尊師』為宋平子和章太炎。宋平子是許先生在杭州求是書院就讀時的老師，著有六齋卑議等著作，被梁啟超稱頌為『東甌布衣識絕倫，黎洲以後一天民』。其學『以仁愛為基，以大同為極』（許壽裳：宋平子先生評傳序）。章太炎更是一位有學問的革命家，其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許壽裳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曾跟魯迅等在日本東京民報社從章太炎先生學。『摯友』為蔡元培和魯迅。蔡先生一生提倡『學術救國，道德救國』，學術上主張兼容並包，道德上主張清廉克己，給許壽裳極大影響。魯迅跟許壽裳之間性格和主張雖然有所差異，但友誼生死不渝，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從上述『尊師』和『摯友』對許壽裳以深刻教益的角度立論，而往往忽略了從另一視角論述許先生對他們生平活動的影響和文化業績的弘揚，這無疑是觀人論世的一種偏頗。事實上，宋平子其人在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並不占位置。正是許壽裳的宋平子先生評傳和宋師平子先生留別求是書院諸生的八首詩，才使得更多的讀者瞭解到這位『一代大哲』的革命精神、淵博學識和『重個性、主自由』的教學方法。在章太炎先生的心目中，得意門生是黃侃、錢玄同、朱希祖等，並無許壽裳。但恰巧是許先生在一九四五年完成了太炎先生的第一部完整傳記——章先生傳稿。該書以政治史與學術史交織的手法，兼顧了作為『革命元勳』的章太炎和作為『國學大

師」的章太炎；而在介紹章太炎的國學成就時，又涉及了文字學、經學、文學、史學和佛學，以醇樸簡明的文筆使讀者真切瞭解到太炎先生的「學術之大，前無古人」。

許先生一生中曾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機構任職，特別是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四年夏，他先後擔任大學院秘書長和中央研究院幹事兼文書處主任。當年以蔡元培名義發表的很多公文其實是出自許壽裳的手筆。在蔡子民先生的生活一文中，許壽裳從『道德生活』和『學術生活』兩方面闡明了蔡先生『仁智雙修』的偉大人格。至於許壽裳對魯迅的影響更是具有關鍵意義。如果沒有許先生的推薦，魯迅當年不可能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也不可能隨教育部北上，來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如果沒有許先生的推薦，魯迅也許就不會到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後改為女師大）兼課，也不可能在這裡結識許廣平，從而改變了家庭生活。如果沒有許先生的推薦，魯迅也不可能於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被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享受月薪三百圓的優待，因而在定居上海之後享有安定的生活，專心從事文學創作。簡而言之，如果沒有許先生，魯迅的生活藍圖也許就會重新繪製。

通過以上介紹，讀者可以粗略瞭解到許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與中國近現代諸多文化名人的特殊關係。然而，無論在日本和臺灣地區，抑或在中國大陸，許壽裳研究還處在一個方興未艾的階段。在這種學術環境下，影印出版現存許壽裳文稿，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批文稿的提供者是許先生的次子，已故許世瑛教授和他的夫人徐梅麗女士。受其委託保存、處置這批文稿的是日本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支持影印出版這批文稿的是許先生的女公子許世瑋女士。不惜投入鉅資整理、影印這批文稿的是上海魯迅紀念館。

爲了更好地保存這批珍貴文獻，即俗語所云『紙墨更壽於金石』，並推動研究，我們決定整理影印出版許壽裳遺稿；同時在許先生的一些主要的學術著作手稿影印件之後附錄整理文本，以方便讀者對照閱讀。

這批手稿，除有許壽裳本人的著作原稿、詩稿、讀書筆記、雜記及抄錄稿之外，還有他人的書信三十九通，共計二千四百零七頁。（據捐贈者說，進一步整理，手稿可能還會有所增加。）其中章先生傳稿、中國小說史、中國傳記發展史（包括傳記研究和傳記研究雜稿）、聲韻學及唐宋詞選原裝訂成冊，其餘均爲散頁。令人驚喜的是，除了章先生傳稿曾以章炳麟傳爲書名出版過以外，其餘文稿均未

刊行，甚至前所未聞。正因為如此，這批手稿更顯珍貴。

爲了整理這批手稿，我們組成了編輯委員會，主編由日本愛知大學教授黃英哲、北京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陳漱渝和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王錫榮出任，編委有：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北岡正子、臺灣淡江大學名譽教授施淑、日本愛知大學教授安部悟、臺灣學者秦賢次、臺灣大學教授梅家玲、上海大學教授王曉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陳福康、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李文卿、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邱作健、樂融。另外，許壽裳之女許世瑋慨允出任顧問。

許壽裳遺稿的整理編輯工作分成兩個課題組進行，由陳漱渝和王錫榮擔任項目負責人，分別在北京和上海兩地整理。北京方面參加工作的有陳漱渝、蔣建設、高道一、蕭振鳴、李倩，上海方面參加工作的有王錫榮、繆君奇、李浩、喬麗華、施曉燕、陳福康。由於這批文稿有的是草稿，有些還是同一著作的多次修改稿。例如中國傳記發展史和傳記研究、傳記研究雜稿，基本上是同一部書稿的前後改稿，最終似乎並沒有完成。許先生抱着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反復修改，因此有的部分極難辨識，整理起來非常困難。從二〇〇九年下半年開始，京滬兩個課題組就開始了艱苦的工作。計劃以三年左右的時間將這批手稿整理成書。二〇一〇年九月先出第一卷，全部手稿到二〇一一年九月魯迅先生誕辰一三〇周年時出齊，同時在上海魯迅紀念館籌建「許壽裳專庫」以收藏這批文物。

全部手稿共分為四卷。第一、第二卷主要爲著作，第三卷爲雜著及抄錄稿，第四卷爲魯迅回憶及相關文獻，以及書信等。

我們的整理原則是存真，因此整理本的文字與標點均依據原稿，不予訂正。我們認爲這樣處理更有利於保存這批文稿的原始面貌。但一些單純的抄件則不附排整理文本。二〇〇八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曾影印出版許壽裳日記，積累了一些經驗，所以我們仍將這批文稿交該社出版。我們相信，有心的研究者從這部內容豐博的許壽裳遺稿中，定能得到不同的獲益。

整理體例

一、整理文字以繁體豎排。標點符號樣式、數字、拉丁字母等一般遵循原稿所用。異體字改通行字。

二、原稿的眉批、注釋等文字的字號大小、位置等，依照原樣排出，但有些雖寫在天頭位置而實際屬於正文的，則插入相應部位正文。

三、手描篆書、手繪、圖示等均予以影印以存真。

四、遺稿中所徵引的典籍文字，依照抄件為準，不另說明其與所據版本及目前通行版本的差異。

五、原稿中出現的筆誤、衍字、脫字等，一律依照原稿。

六、漫漶不清、無法辨識的字以「□」標示。

七、原稿的表格、世系表等依照目前通行方式重排。

八、純為抄稿者，祇收影印件，不另整理排印。

九、每一部分遺稿附有整理者的簡要說明，以說明遺稿情況和遺稿整理情況。

前言

整理體例

許壽裳遺稿（第二卷） 手稿

傳記研究

中國傳記發展史

傳記研究雜稿

傳記研究散稿

傳記研究資料

許壽裳遺稿（第二卷） 整理稿

傳記研究

傳記研究整理後記

中國傳記發展史

一

一

一

三

一八一

二二五

二八九

三二三

五八三

五八五

六五五

六五七

中國傳記發展史整理後記	六八〇
傳記研究雜稿	六八二
傳記研究散稿	七一
傳記研究散稿整理後記	七二三
傳記研究資料	七二四
傳記研究資料整理後記	七五八
唐宋詞選說明	七五九

許壽裳遺稿

(第二卷)

手稿

傳記研究

中國傳記發展史

傳記研究雜稿

傳記研究散稿

傳記研究資料

唐宋詞選

傳記研究

